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

疏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

疏 注雖無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此注用公羊爲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

冬

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疏 注秋取至易也　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爲傳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例不虛舉經文屬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

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疏注渝變至更成　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疏】注翼晉至大夫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　注諸地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貍脤並注云闕

是也亦有雖知其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偏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衞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

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

疏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

以犄命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疏注告饑至之賢 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
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告他人故知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
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頻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
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
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
者猶懼不蔇蔇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疏 注周相至焉依　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疏 注叔姬至故書　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媵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常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則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疏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疏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越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疏注戎鳴至西南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

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濫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若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凡諸至禮經 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揔號侯訓君也五等

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諸發凡者
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
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
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丘明釋赴意非
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
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
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
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常法丘明之
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
不盡然以此爲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
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
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
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
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
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
皆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

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令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疏 注朝而至卿寺 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

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

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懸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

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illegible]

至出奔傳疏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之[illegible]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己忘洩伯安知其志而譏之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疏注宛鄭至東南　正義曰內卿則去族外卿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

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疏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隱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為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既而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公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

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告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疏注元年至備故　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書也故引傳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其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

君名平杜必爲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弒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君據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據見偕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爲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

地 疏注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位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故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疏注莒人至來間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没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螟 無傳爲災 冬十有

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疏注犬丘至兩名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仍別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繫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

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疏 注成王至之田　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君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

許云云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冀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暇朝宿邑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言近許之

因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疏 注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焉及金山四日

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買之貿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軷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逆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討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識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

也會温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遥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撿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

故曰以成紀好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欲之以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禀之時君 公命以字為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疏 注因其至嬀姓 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注報之至曰陳 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吕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

別為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皆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於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賜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人功德宜

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本舊族而稱不世其禄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繼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

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　諸侯至爲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捨傳既無同世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

字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

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
賜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
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
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
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
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
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
耳其公孟彄也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
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
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要及
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宗
也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
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
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取
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
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稟

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城為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

疏 大雨震電 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大雨雪 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叅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為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為

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尺為大雪

疏

注此解至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 公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

皆不復經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疏　先者至以逞　正義曰嘗寇逞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逐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遂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注為三至死也　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十一月至戎師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舉經為文以總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疏 注公子至七年 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討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之命伐宋羽父不待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illegible]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外衆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

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爲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疏】注齊鄭至宋地　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

疏注三國至戴城 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不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還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戴為甾是其音大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俘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疏注尋九至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疏注會不至日誤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壬戌

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以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衛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疏注勞者至王爵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案禮饔餼乃是所相

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孰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以饔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饔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鄉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孰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

之軍在戴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

疏注三國至通稱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辨之師者軍旅之通稱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疏注報入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疏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義曰十下言有者賈逵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

疏注與謀至昌縣　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

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疏注實弒至諱也

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併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倨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爲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塗傳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爲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若從狀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蓋舉執

君所自刪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著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殺有三仁比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

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疏注薛魯國薛縣 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注薛祖至之前 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注卜正卜官之長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 注庶姓至姓也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周之至爲後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illegible]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illegible]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奬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說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當

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説是則諸侯揔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辭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朔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顯主之宗也　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列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於許城下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切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以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

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疏挾輈以走。正義曰輈內投車未有馬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轅爲輈是云考叔挾車轅輂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從轅不可復挾且輂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注逵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以逵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

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也俗所希不應城內皆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内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注蝥弧旗名　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鈃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蠭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　注謁告至曰媾　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昬釋親文也媾與昬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昬曰媾

注絜齊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

注圉邊垂也　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産謂韓宣子曰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若謂寄以
與賂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注大岳
至繼也　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
鯀爲黃帝之後共工爲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
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
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
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
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
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　禮
經至嗣者也　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
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
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
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　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

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閒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閒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豝豝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豬喻也

王取鄔劉 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 蔿邘之田于鄭 蔿邘鄭二邑 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疏 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溫 今溫縣 原 在沁水縣西 絺 在野王縣西南 樊 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隰郕 在懷縣西南 欑茅 在修武縣北 向 軹縣西有地名向上 盟 今盟津 州 今州縣 陘 闕 隤 在脩武縣北 懷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與張本

鄭息有違言 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息國汝南新息縣

疏 注息國至息縣 正

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今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

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疏凡諸至于策　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奔離水火災害郷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

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滅文仲歎而爲言曾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臧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揔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

求大宰 大宰官名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 授桓位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

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

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 鄭人囚諸尹氏 尹氏鄭大夫 賂尹氏而

禱於其主鍾巫 主尹氏所主祭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

主 立鍾巫於魯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社圃園名

館于寪氏 館舍也寪氏魯大夫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

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卒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不書葬不成喪也栢弑隱立故喪禮不成

疏

注大宰官名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幷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討寫氏有死者　劉炫云羽父遣賊弑公公非寫氏所弑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弑其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揔誅之

注欲以至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台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